



美学艺术学译文丛书

赵剑英 刘悦笛 主编

艺术与社会变迁：国际美学年刊

Yishu Yu Shehui Bianqian: Guoji Meixue Niankan

[美] 柯提斯·卡特 主编

许中云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美学艺术学译文丛书
赵剑英 刘悦笛 主编

艺术与社会变迁：国际美学年刊

Yishu Yu Shehui Bianqian: Guoji Meixue Niankan

[美] 柯提斯·卡特 主编
许中云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术与社会变迁：国际美学年刊 / (美)卡特(Carter, C.)主编；
许中云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2
(美学艺术学译文丛书)
ISBN 978-7-5161-3386-6

I. ①艺… II. ①卡… ②许… III. ①艺术—关系—社会
变迁—研究 IV. ①J0 -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5660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鸿春风 凌金昌

责任校对 周昊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75

插 页 2

字 数 203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 委 会

主任

赵剑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刘悦笛（国际美学学会总执委，中华美学学会副秘书长）

编委

[美国] 约瑟夫·马戈利斯 (Joseph Margolis, 国际美学学会荣誉主席)

[美国] 柯提斯·卡特 (Curtis L. Carter, 国际美学学会主席)

[美国] 诺埃尔·卡罗尔 (Noël Carroll, 美国美学学会前主席)

[美国] 阿诺德·伯林特 (Arnold Berleant, 国际美学学会前主席)

[德国] 海因斯·佩茨沃德 (Heinz Paetzold, 国际美学学会前主席)

[德国] 沃尔夫冈·韦尔施 (Wolfgang Welsch, 国际美学学会总执委)

[荷兰] 约斯·穆尔 (Jos de Mul, 国际美学学会前主席)

[英国] 彼得·拉玛克 (Peter Lamarque, 《英国美学杂志》前主编)

- [美国] 苏珊·费根 (Susan L. Feagin, 《美学与艺术批评》主编)
- [美国] 玛丽·魏斯曼 (Mary B. Wiseman, 国际美学学会美国执委)
- [加拿大] 艾伦·卡尔松 (Allen Carlson,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 [新西兰] 斯蒂芬·戴维斯 (Stephen Davies,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
- [日本] 神林恒道 (亚洲艺术学会会长)
- [韩国] 朴骆圭 (韩国美学学会秘书长)
- [中国台湾] 潘播 (亚洲艺术学会总干事)
- [中国] 赵剑英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 [中国] 刘悦笛 (国际美学学会总执委, 中华美学学会副秘书长)
- [中国] 冯春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哲学宗教与社会学出版中心主任)

总序

重启美学艺术学译介新格局

赵剑英 刘悦笛

从 20 世纪 80 到 90 年代，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主的出版机构，出版了由李泽厚先生主编的大型丛书“美学译文丛书”。这套被老主编称之为“起步最早，但步伐最慢”、“艰难牛步”又“自行停止”的丛书，的确推动了中国的美学、哲学、艺术和文化的巨大发展。

丛书由滕守尧担当实际的操作工作，其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 18 本，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12 本，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 11 本，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 8 本。这既是“西学东渐”又一次开拓性的学术工程，也积极推动了当时“美学热”与“文化热”的充分展开，其深远影响恐怕还要待以时日来加以评判。

我们这套“美学艺术学译文丛书”，经过老主编的应允，就是要接续原来的学术传统。因为 80 年代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室与上海文艺出版社合编的《美学》杂志，也就是曾风靡一时所俗称的“大美学”，我们已使之复刊。尽管美学室还曾主编过《美学译文》和“美学丛书”，但是，我们还是选择从这

套译书开始，来试图做出最为基础和相对全面的译介工作。

首先，我们这套丛书所身处的历史语境，已经不同于 80 年代的启蒙境况，“放眼看世界”的年代确实亟需“有胜于无”的原则。但而今的学术整体发展，需要我们在重印经典的同时，更要提升出版的学术质量，争取将更多的精品力作呈现在读者面前。

其次，本译丛之所以在“美学”之后又加上“艺术学”，这是由于，原本的译丛就已遵循了“美学与一般艺术科学”的分野规划，而今在中国“艺术学”的发展也是方兴未艾，因而，需要我们对此更加多多关注。

再次，老的“美学译文丛书”，根据李泽厚对笔者的说法，原计划只停在我们的另一位老友阿瑟·丹托 1981 年出版的《平凡物的变形》，而我们这套丛书在翻印传统经典的同时，也积极关注当代国际美学界发展的最近动向及其生长。

这就要求“美学艺术学译文丛书”走高质量的精品之路、走美学与艺术学双重之轨、走新旧结合的融合之途。尽管目标高远，但是所谓“道取乎上”而“得乎中”也。

我们都期待，这套从新世纪开始重新起步的丛书，在历史上能尽其应尽的职责！

2011 年 2 月 16 日

前　　言

柯提斯·卡特

从古至今，哲学家们就一直在讨论艺术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一些哲学家，如柏拉图，就在思考艺术在塑造良好社会的过程中是否具有正面作用。黑格尔则认为艺术是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基本文化力量。卡尔·马克思考虑的是艺术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人们改造世界。约翰·杜威则将艺术当作是社会批判的手段，将审美经验作为衡量个人与社会福利的方法。其他哲学家如赫伯特·马尔库塞、西奥多·阿多诺等，他们探讨现代社会变化中艺术所承担的各种角色。后现代哲学家如米歇尔·福柯、彼埃尔·布迪厄和鲍德里亚等，都有涉及艺术如何影响社会变迁这一论题。但尽管如此，对于当代美学中的艺术与社会变迁来说，上述这些理论似乎仍有一些隔膜。

本期《国际美学年刊》以“艺术与社会变迁”为题，就是试图取消这种横亘在历史与当代在艺术与社会变迁关系问题上的隔膜。作者们以这一主题提交的论文，体现出东西方学者的多样美学观点。基于“艺术与社会变迁”这一母题，每个作者就自己感兴趣的方面提交论文。他们的文章探讨艺术家和艺术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以及意识形态、政治思想和科学技术的变化对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解的影响。这些论文包括：艺术作为社会行动的一种催化剂；美学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艺术世界全球化所带来的

的变化；数字通讯技术、纳米技术和赛博空间等技术的变化对艺术的影响；诸如文化多样性、东西方跨文化交流、女性主义美学、艺术和教育等重大社会问题与艺术的关系。这些文章被分成四个单元：艺术、艺术家与社会变迁；意识形态、政治与社会变迁；艺术、技术与社会变迁；艺术教育与社会变迁。

目 录

前言 柯提斯·卡特 (1)

第一部分 艺术、艺术家与社会变迁

艺术与社会变化 理查德·舒斯特曼 (3)

艺术家与社会变迁 柯提斯·卡特 (22)

当代中国艺术：从“去中国性”到

“再中国性” 刘悦笛 (48)

反对淫秽女性艺术 辛西娅·弗里兰 (75)

第二部分 意识形态、政治与社会变迁

艺术与马克思主义：无牙的老虎、可爱的熊猫，

或雪豹？ 阿莱斯·艾尔雅维茨 (99)

中性政府与审美政治 彭 锋 (115)

社会变迁及其重影：对艺术、残忍与历史

暴力的思考 第鲁斯·米勒 (131)

第三部分 艺术、技术与社会变迁

令人敬畏的技术 约斯·德·穆尔 (159)

赛博空间中文化多样性的形成与建设 高建平 (183)

艺术与科学的融合及其在数字社会的变化 许正娥 (203)

第四部分 艺术教育与社会变迁

承担社会功能的艺术教育 王柯平 (223)

译者后记 许中云 (241)

第一部分

艺术、艺术家与社会变迁

艺术与社会变化

理查德·舒斯特曼

I

长久以来的哲学理论以及其他对艺术定义的尝试告诉我们，艺术是一个无比复杂且极具挑战的概念，它的边界非常模糊，对它的用法也常常模棱两可。社会的概念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界线存在争议，社会、文化和政治之间也很难划清界限。社会变化同样也很难精确定义，甚至有时很难区分它是正在发生，还是已经发生了。我们现代工业化世界的社会随时随刻都在发生变化，部分是由于社会生活（政治、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周边条件发生了变化，部分是由于它们自己内部的原因以及潜在的思想体系有了发展。发展，就意味着变化。

当变化是演变式而非变革式的时候，我们该以什么程度的改变来定义社会真的已经变化了呢？可见的变化——可以被证明的——总是依赖那些细微的、未被注意的变化，正是这种细微的、未被注意的变化使得可见的变化成为可能并逐渐发生，而不一定要激烈的变革；而回头看的时候，那些未被注意的变化可能也会被注意和认可为真正的、有影响的变化——尽管之前它们被认为是可以忽略或与整体上的艺术、文化、社会毫不相关的变化。辨别这种被忽视的变化，将它们纳入诠释的视野，是史学家

最基本一部分的工作。我对艺术与社会变化的概念做一般性说明，目的是为了强调这个话题的复杂性，同时也表明本文并不具有很大的雄心，我只会简要阐述艺术与社会变化的几层基本关系，再给出与之相关的一些具体事例。我会将重点放在跨文化交往中艺术与社会变化关系的事例上。

在理解艺术与社会变化之间的影响时，存在两个基本方向，每个方向都有一些美学和社会学理论家支持。第一个方向是：艺术（作为一种基本的文化和社会产品）受到社会变化的影响，或某种程度被社会改变。支持该方向的理论又因影响模式、影响层次等因素而各不相同。在最基本和最明显的层次上，社会变化为艺术提供了不同的创作题材、理念、主题、事件或其他现实，给艺术去表达或描绘，因此反映或表达社会变化是艺术内容的一部分。这一影响方向的事实是非常明显的，甚至不需要进一步的说明。

更深一层次的影响是，不但艺术内容因社会变化而改变，艺术形式也因社会变化而发生改变。比如，艺术资助的结构、艺术家的社会地位以及艺术所针对的大众等发生了变化，都可能对艺术的形式特征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资助人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富有经验的，绘画或其他视觉艺术就有可能转向细腻的描绘和设计风格，而不是使用最奢侈、最昂贵的材料。而如果资助人只是一般普通民众，则可能导致更容易理解、更商业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很多倾向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者，赞同这种社会变化可以影响艺术形式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思想认为，由于艺术是社会文化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受到更基本、更有力的生产关系的深刻影响——生产关系构成是社会的最基本结构。西奥多·阿多诺（T. W. Adorno）和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就为该观点提供了各种不同的例子，并且他们的论据对当代哲学家来说也是非常熟悉的，也就无须在这里赘述了。但是该观点也还得到

一些远离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保守理论家的赞同，托马斯·艾略特（T. S. Eliot）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尽管曾经是诗人、评论家和理论家，艾略特坚持认为，在诗歌上最富创造性的天才是由人们的文化传统打造的，他们需要汲取文化传统，在传统文化中寻找诗歌的源泉，用来创造新的、优秀的作品。否则，他们的创新将被视为奇技淫巧，无法对当前的艺术领域和艺术的未来发展产生影响。创新的艺术可以改造传统，这种能力本身就植根于文化传统中改变的需求。这些观点，在艾略特早期的文章《传统与个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 1918）中表达得最为明显，在理想主义者或“上层建筑”的句子中——将传统视为文学“经典作品”的“一个理想的秩序”。^①

然而后来，随着艾略特日益强调文艺文化深深植根于更广阔的社会结构，他说，文学的形式明显受到社会变化的影响。因为文学不可能与社会的“生活环境”分离，因此，随着社会变化的发生，诗歌的形式和功能都会相应发生变化。“比如叙事史诗的创作目的，从为传诵而作转到为朗读而作，或民谣诗歌的逐渐消失，这些改变是与更大范围的社会变化分不开的，这种变化是常常发生，并还将继续发生的。”因为“诗歌的发展本身就是社会变化的表象”，所以我们因此也期待“随着社会变化，诗歌的功能也会发生变化”。^②而且，社会变化也包括社会交往中语言的变化（比如社会政治立场的变化导致一些词语的意义和用途都发生改变），因此，诗歌的语言形式资源也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

^① 托马斯·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见《杂文选》，伦敦，Faber 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15 页。

^② 托马斯·艾略特：《诗歌的用途与批评的用途》（*The Use of Poetry and the Use of Criticism*），伦敦，Faber 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21—23 页。

变化的影响。

除了诗歌之外，小说的形式也是文学史常常涉及的。随着社会逐渐从贵族社会转变到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个人主义日益抬头，小说的形式结构也日益转向普通民众的内心生活和挣扎。小说兴起的原因就是普通民众教育水平的大幅提升，这对小说这一文艺形式在大众中的普及非常重要，而民众教育水平的提升不但是更广阔社会变化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社会变化的结果。

承认社会变化对艺术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影响，并不意味要将艺术创造降低到机械社会决定论的水平。一些艺术社会理论也许给人这样的印象，例如依波利特·丹纳（Hippolyte Taine）的著名艺术创作公式——艺术是“种族、环境和时代”（race, milieu, et moment）的产物，该理论受到后浪漫主义者和现代派美学的猛烈抨击。这实际上是对机械决定论（无论是生物的、社会的还是历史的，抑或三者一起）的担心。这种决定论似乎威胁到艺术作为一种真正的创意事业的地位，也损害了艺术作为日益机械决定的世界观中一个想象自由发挥的堡垒的地位。因此，作为个体存在自由最著名和最激进的鼓吹者，萨特给出了一个反驳艺术完全由社会决定这种理论的论据。萨特指出，“瓦雷里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并不是每一个小资产阶级都是知识分子”，并总结说，“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缺陷是非常明显的”。因此萨特认为需要一种更个人的“存在主义的心理分析”来解释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的行为动机。据此，对于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的作品，萨特的评价是“不可能将包法利夫人和社会政治结构、小资产阶级的演变直接联系在一起”。^①

^① 让·保罗·萨特（Jean - Paul Sartre）：《寻找方法》（*Search for a Method*），巴恩斯（H. Barnes）英译，纽约，Vintage 出版社 1968 年版，第 56, 64 页。